

抗联将军周保中

范福忠 著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抗联将军周保中

范福忠 著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成杓 李立哲 崔春英

封面设计：李国钧 王作超

责任校对：祝一寰

插图：于宗海

ER13.22

抗联将军周保中

范福忠 著

※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牡丹江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16 印张·410 千字

2000 年 1 月 第 1 版 200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ISBN 7—5389—0867—6/I·308

定价：30.00 元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从延安来沈阳组建中央东北局的彭真同志，听了周保中的汇报，感动得落泪了，他说：

“中国共产党人闹革命有三大苦事。一苦，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一年；二苦，长征后留在南方同志的三年游击战争；三苦，东北同志坚持长达十四年抗日游击战争。”

序

周保中是一位杰出的抗日民族英雄，他的故事在东北地区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白山黑水沦入了日寇的黑暗统治，三千万同胞惨遭践踏和蹂躏，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抗联将军周保中》一书描写的是周保中将军受中央派遣进入东北，发动老百姓组建抗日队伍，转战山川平原，英勇顽强地打击日满军，血洒疆场，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他和战友们在抗战史上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永恒与悲壮。

周保中胆大心细，智勇双全。他面对强敌，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闯兵营，入虎穴，侦察敌情；他顶枪林，冒弹雨，冲锋陷阵。在一次战斗中，他腹部中弹，肠子被打得流出来，他又塞回肚子里继续战斗，他的牺牲精神震撼了山河，震慑了敌人。日寇穷途末路，气急败坏地以“一两黄金一两肉”悬赏捉拿周保中，同时加紧封锁，频繁扫荡。然而，敌人的疯狂追剿和血腥杀戮不仅没有吓倒周保中和他的战友们，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在与延安失去联系、弹尽粮绝的艰苦岁月

里，周保中仍带领军民，同仇敌忾，在深山老林里辗转苦斗，英勇地打击了日寇，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这是一部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令人感动、催人泪下。周保中将军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在深切缅怀革命前辈和先烈的同时，更要继承他们未了的遗志，完成他们未尽的心愿，埋头苦干，为使这片革命先烈用鲜血浇灌的黑土地更加繁荣富庶而奋斗不息。

做上述文字，与读者共勉。

宋恩华

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

目 录

第一章	将军山上重揭竿 日寇城下堕人酱	1
第二章	手拎肠子他垂泪 雪打沟壑人唱歌	50
第三章	大锅盔古井奥秘 三道通森林奇兵	111
第四章	军长饮弹血溅草 部长碎尸狼狗圈	140
第五章	莲花泡鬼神同泣 无人区野兽为伴	192
第六章	踏榛道各军干部 围火举道南特委	241
第七章	师团连领命鏖战 警察队街令暴动	281
第八章	秘书处月下舞影 裸浴女水中撩情	313
第九章	哭抬神枪王巡阵 跪扶总指挥脱险	342
第十章	八女投江为国殉 铁窗踉跄黑帽子	382

第十一章	二路军官决生死	
	吉东省委大突围	420
第十二章	抗联问白山黑水	
	英雄临开国大典	458
后 记		501

第一章

将军山上重揭竿 日寇城下堕人酱

铺满清雪的山路上清楚地横划了三道杠。^①

卢双容穿着棉袍子，手里拿着一只人耳朵，转过包裹头巾的冻红的瓜子脸，抬手挡着猛烈的寒风，眨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焦急为难地说：

“周保中，过不去呀。”

这时，一个身上斜挎大镜面匣子枪的大个子男人从后边走过来，他头戴狗皮帽子，长方形脸，有点浅麻子，身穿黑棉袄、黄马裤，打裹腿，一双冷峻的眼睛紧盯着风雪弥漫的山顶，又打量周围情况。山路两边密林里，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乌云笼罩的天空，不时飘落下雪花。一阵阵寒风袭来，扬起连绵碎雪刮向了山下。这里真静啊。

“走！”

周保中说着，抬腿跨过雪杠，脚上乌拉还没有落地，卢双容突然上前，一把将他推倒在雪地里。

“叭！”

从对面一个玻璃棵子雪堆里探出一杆老套筒子，响了一枪，

^① 山规，表示不准往前走了。

子弹尖叫着贴着他帽顶飞掠过去。他趴在雪地里，蘸满白雪的大手快速拽出枪，对准那个雪堆，定睛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雪堆动了动，像鸡蛋破壳拱出小鸡一样，从雪堆里拱出一个瘦猴子似的满脸胡须的人，嘴巴像小烟筒冒着白汽，冲着周保中，一开一合地问道：

“山头小，砬子大，什么风刮来两当家，啥么价？”

“找你们掌柜的。”

周保中从雪地上爬起来，没好气地答道。

“嗯”这人想不到他口气这么硬，犹豫了一下，上下打量他，两手插进脖领里头暖和暖和，眼光移到卢双容白皙妩媚的脸盘上，敏锐地窥见她头巾包裹的耳朵挂着银耳环，手腕上戴着银镯子，刚要说话，他又惊异地发现躲藏在远处树林里的一个人，那是周保中的警卫班长牛玉坤，吓了一跳，失口喊道：

“发水啦！”

牛玉坤二十岁，瘦高个子，身穿东北军灰服装，手拎一杆俄国造别列旦，他瞅周保中一眼，只好从里头走出来。他知道这是胡子黑话，意思有情况。

“你回屯吧。”周保中一挥手，说。

牛玉坤无奈地掉头下山了。

这人放心了，转过身，厥嗒厥嗒地向山后跑着送信儿去了。

周保中好奇地走过去，站在雪堆跟前，顺着那人钻出来的窟窿往里瞅，原来，这是一个地窖子盖满了厚雪，它挖向地下，里头烧火，树棵子一挡，大雪一盖，站在远处看不出来。这人跑后，里头没人了。

周围树林子里雪有炕沿子深，朔风猛烈地掠扫过去，发出凄厉的嘶叫，大片大片的雪花在空中漫卷着，飘曳下来。这里是白山黑水腹地，满清的发祥地老爷岭，满语叫“拉奥咽粘利”，意思蔫巴，说这高山上寒冷，山腰有树，再往上只有草，到山顶连

草也不长，只有岩石黄土和常年积雪。离这六十多里有一个镜泊湖，四千多年前有游牧农耕氏族蛰栖湖边，以草记岁。不远处的东京城，唐代是渤海国首府上京龙泉府，以后化为契丹劫灰。

两年来，他率领队伍在这一带山山岭岭跋涉转战，一打东京城，二攻宁安，多次走过这里。如今，他一个人回来了，形单影孤，不禁有些怅然。

远处，一座小山神庙矗立在道边。东北人视老虎是山神，有老虎能避百兽之意。也有人说，各山有各山之神。

过了一袋烟功夫，那人绕过山包，呼哧带喘地跑回来了，冻得他脸皮紫红，连声咳嗽，手指头拧着鼻涕往外一甩，顺势抹到裤腿上，瞅一眼周保中，点一点头，又盯着卢双容粉白透红的脸蛋，嗤嗤地笑着，脱口说道：

“真少鲜呀。他可以去，小媳妇得在这儿呆一会儿。”

“你去吧，我在这呆着。”卢双容凛然地说，她靠树站住了。

“那好，我一会儿就回来。”

周保中说着，伸手拽一下这人，让他在前头带路。这人不放心地扭头瞅她一眼，然后，两条腿像划船的船桨一样，在深雪里左一脚右一脚地趟着，向前走去。雪深，他个子小，大枪拖拉到雪地上，划出一道弯弯曲曲的雪沟，翻过山包，隐没到山后的沟里头。

在山根大树底下藏匿着一座圆木搭的窝棚，胡子黑话叫底窑，它挖向地下，积满厚雪，踹生着灌木丛和野草。整个底窑埋在雪里，不走到跟前看不出来。他一弯腰，走进低矮小门，里头黑咕隆咚，烟雾腾腾，浑浊呛人，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使劲眨眨眼睛，这空儿，冷不防身上匣子枪被门边一个人给下了，很利索地拆散了零件，扔到杆子铺上。他知道这是规矩，没做反应。好一阵子，他看清楚了，果然是胡子，铺上地下蠕动着蓬头垢面的人，有的在摸小牌，有的脱下裤裆翻弄虱子，有的在凑火盆吸

烟，还有的哼哼叽叽叨咕什么话，没把他进来当一回事。

“喂，哪位是大当家的？”

他憋着气，大声地问道。自己进过不少底窑，跟小缮子打交道，从没有这样被漠待过。他气不打一处来，也暗自做好应变的准备。

铺上一堆人转过脸来，盯着他。可以看出里头有“大掌柜”、“二掌柜”、“炮头”、“马号”、“水香”、“秧子房掌柜”、“字匠”、“小崽子”。他们盯完他，又转回脸，依旧低头摸牌，吆三喝四地嬉闹起来。只有“花舌子”当啷一句：

“‘全和’啦？”

“嗯哪，先领我去看看人，回头再说……”周保中说道。

人堆没做反应。

他预感不祥，自从救国军、自卫军过界后，大势已去，一些山林队经不住日军和特务拉拢，接受招降，也有的酝酿投敌。自己到这里来是以赎肉票为名争取他们抗日，收编这支队伍。看来，他们决意要叛了，凶多吉少，没有希望了，必须立即离开这里。

他悄悄地退向铺边，身体挨近自己匣子枪零件。借着地上泥火盆光亮，他看见地上蹲着一个熟悉的人刘祥。他小个子，脑袋上宽下窄，头发稀疏，身穿牡丹江商团蓝军装，脚穿牛皮乌拉，佯做不认识他，低头猛劲吧嗒烟袋锅子。

“去秧子房吧。”人堆沉默片刻，飞出一句话。

他迟疑了一下，抬腿向门口移去。

就在这时，他察觉背后有异常动静，急忙一闪身，顺势扑向杆子铺，双手去抓散乱的枪零件，往怀里一捧，“噉哩咯喳”地装上枪。说时迟，那时快，后面枪声响了。他身子一缩，扭头回眸，怔了，一个矮胖子倒在刘祥怀里，脑袋往下流血。刘祥手里握着这人掌上冒烟的铁公鸡。

人们面面相觑。

刘祥撒手扔下死尸，钻出门口，领他来到外边。两个人趟着插裆深雪，脚踩着雪咯吱咯吱地响，从葳蕤的树林里钻过去，转到一个岩石底下的木刻楞跟前。这是圆木砍去枝杈，凿了坑，横竖垛成墙壁的木头房子，圆木隙用草皮、树皮塞巴严实，抹上泥，里头烧火，也挺暖和，所以叫木刻楞。烟筒是用空树筒子抠剜成的。白天不冒烟，怕日军发现，夜里升火做饭。守候里头的一个小老头看见是刘炮头来了，赶忙开门请进。

屋里木柱子上紫着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长棉袍子的大个子长瓜脸的中年人，正黯然神伤，听到门响，他睁开眼睛，抬头一看，惊喜地说道：

“啊，是周参谋长来救我了。你面子大，我保住命了。”

“唉，卢常荣甲长，人喊你卢老闷，有几百垧地，不算计你算计谁呀？”

周保中鞭笑着，左右打量他耳朵，都好好地长在那里，放心了，上前解开他身上绳子，牵着他的大手，两人走出了秧子房。

底窑里乱套了。

大掌柜字号“交得好”，是一个矮胖子，秃顶，连巴胡子，敞怀，露出胸坎子黑毛，黑布腰带，打腿绑。他从铺上跳下地，一条腿跪下来，一条腿半蹲，一条胳膊耷拉下来，做打千动作，口里说：

“‘插皮’了，不知道你从前是救国军前敌司令部参谋长。我刚拉竿子，小线，要编入你的队上，这事得找‘揽把’、‘爱民’呀。炮头和你熟，咱不知道。他也不挑明了……”

刘祥手端张开机头的匣子枪，站在周保中身边，一声不吭，目光戒备地扫视屋里。谁如果再动一动，他立刻开火。

周保中看着两个把式把毫无知觉的二掌柜尸体拖出门外，准备埋葬树林里雪地，转过脸，拉着卢老闷的手，对大伙诚恳地

说：

“卢甲长也不易呀，也没少打点沟里，还应对日本人，两头受支派，净受气了。一时没应对好，你们就绑起来，这不对呀。看我面子，放他回家，以后再答对。我在天桥岭成立救国军东南山办事处，也叫同盟军。你们也插边，一堆打日本。”

屋里陷入沉默。

片刻，“交得好”噤着说：“不是丧么你，你也不是从前参谋长了。听说，你出来单挑了，也没几个人了。”

“是呀，捞我们填坑垫底呀。”

“你多招一些大辮子。人多了，我们再插边也不晚。”

“跟着干也行，准编不准调，我们受不了约束。”

人们七嘴八舌地呛呛着。

周保中坐在铺上，竖起手指头，给他们讲联合的好处。一直讲到他们不吭气了。

日头歪了。

他和卢老闷趟着深雪，顶着飕飕刮的刺骨寒风，低着头，侧着脸，返回山包前的山路上，看到卡子地窖子的那个“崽子”正吱吱地抽大烟，是卢双容揣来的。她冻红了脸，乱发在风中颤抖着，弯着腰在雪地上砰砰跺脚，埋怨他俩出来晚了。“哟，叔叔，你耳朵不长着嘛。”她怦怦地说：“吓坏我了。”

“那是一个日本特务进沟里劝降，回去道上，刘祥撵上去给他割下来的。”卢老闷笑着说。

他们一齐往山下走去。

“你俩回屯，我上马鞍山，那儿还一股小辮子。”

周保中忽然说道，不管两人怎么拦挡，他一个人迈开大步朝远处走去。

他下了沟趟子，又上山顶，钻进一片荒芜的杂木林子里之后，拉下帽耳朵，两脚踢开山头地上淤雪，伛腰寻找起来。找着

找着，他从雪壳子底下听到透出来几句话：“撕票”、“砸响窑”、“柳叶子”。他停下脚步，手扶着一棵柞树，抬脚踢一个雪包，踢得积雪纷飞，问道：

“人在哪儿眯着呢？”

突然，他脚下的雪堆“哗啦”一声塌了，露出黑洞，随着“妈拉巴子”一句骂人话，“嘎——勾”一声，一颗三八枪子弹从他脖子擦边而过，他恁栗地躲到柞树后面，拽枪要射击。他的手又停下了。

一个胡子从雪堆黑窟窿里往外爬，手里攥着大枪。这是日本专门为适应东北寒冷战场气候设计的枪，一打两响。胡子还没有直起腰，从远处飞来一颗子弹把他棉帽子掀下去了，露出乱发，吓得这个胡子坠回窟窿里。周保中惊愕地顺着打枪方向望去，只见山坡上站着孤零零的刘祥，正冲着他扬声喊道：

“参谋长，别翻了，搁这回屯吧。”

他下山了。

白茫茫的雪坡上，树林蓁蓁，蒿草挣扎出雪层在瑟瑟摇曳。寒风横扫过去，卷起迷蒙的雪粉扑打到他脸上，像刀割似地疼痛。一只只野鸡扑棱棱地飞起来，又落到不远处的雪坑里，拼命地往雪里钻去。他在雪路上走着，踩得雪“吱嘎吱嘎”地响。突然，他望见一队日军穿着厚厚的黄军装，棉帽子把脑袋包裹得严实，只露两只眼睛，有红帽徽领章，肩扛大枪，脚步笨重地向前走着。后边跟着替他们背帐篷、弹药箱、粮袋子的一行农民，叫“小背”。他们擎着小太阳旗迂曲行进黄岗沟里了。

“又讨伐了。”

他赶忙避进树林里，盯视着敌人，不由地为沟里队伍耽心起来。日军专门在大雪封山时讨伐。他翻过三个山头，绕过一趟大沟，又爬上山顶，从树林里走出来，脚步一步一滑地下山，看见下边的卧龙河屯了。

传说，从前这里掉下过一条龙，人们亲眼看见，上岁数的人还能详细描述那条龙的样子。以后，那条龙又在一个雨夜飞上天了。这里由此得名。屯子依山傍河，顺着河套子，绵延逶迤着草房，三家一伙、五家一堆，哩哩啦啦十二里地进沟里，一百多户。分前屯、腰屯、后屯。当地人爱在房前屋后栽一圈树，望见树圈子，就有了人家。房子都是坐北朝南，门窗向阳，房顶起脊，双坡式，宽大沉重，前后出檐，用细木杆纵横连接压住苫草，防备风把草苫子掀掉。挨正房有耳房，里头放农具、木料、粮食。有老人的，老人自己张罗做好的棺材摆在里头，满族人叫“料子”，平时紧锁小门。房山头竖立粗大浑圆的泥烟筒，有烟筒脖子连接屋里土炕。房前屋后用作木杆夹院子，院里有苞米楼子、柴禾垛、菜地、牲口棚。不少人家院里高高地耸立着满族神杆“索罗杆子”，顶尖擎着一个木碗，是信奉萨满教祭祀神鸟的遗留物。木碗里头装肉食，供鸟食用。也有说老罕王努尔哈赤被鸟救命，幸免于难，纪念他的。

屯子里缭绕着一股草炭灰味，飘荡在各幢草房之间，怪好闻的。雪道上一滩滩冻硬的牛屎。谁家房山头盘卧着一头牛，转脸瞅着他。一条黄狗跑来跑去，看见来人了，吠叫两声，赶紧钻回自己家院子里，冲外吠着。

这里住户多是租地种，有地人家没几户，还有的租房子住。

河套子南山坡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火神庙和一座娘娘庙，门口雪地没有脚印。

卢双容家在腰屯，连圈牲口的草栏子共十间房。三间正房，三间西厢房。前院是叔伯叔叔孟宪连家。再往前是王珍甲长。他心眼好，主意多，爱帮助人，被叫成“家长”，也对，叫“百家长”。他六间房，住东头。

他走进卢双容草房门里，她家房子低矮，厚厚泥墙，窄门窄窗，糊着毛边纸，门边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辣椒、干豆角子、茄

子条、蘑菇干；墙皮上挂着一支生男孩勉祝其成为勇士的公子箭。窗口下留一个走猫的“马眼”，天冷堵死了。进门是外屋地，迎面是一盘石磨，里屋门边大锅台，后面一堵小墙，墙后一铺小火炕，炕粮食用的。屋篷顶叫二层篷，铺敷着厚厚实实的高粱秸子。松木檩子被烟熏得黑黝黝的。墙角挂着蛛网。从篷檩子上吊挂下来一个柳罐斗，是怕猫偷吃。里面装着满族人爱吃的粘团子、粘火勺。锅台边并排摆着两个木水桶，里头泡着木水瓢。墙上挂着水曲柳扁担。两口大酸菜缸竖立在屋门边，里面腌着白菜，上面压着大石头，水面泛着一层白泡沫。这种菜炖、炒、拌、包馅，搁上猪肉炖粉条子、好吃极了。是东北人各家的过冬菜。

他从外屋地走进里屋。

满族以西为大、为贵，南次之，北为小。南炕温暖向阳老人住，北炕晚辈住。西炕不摆设杂物，更不准人坐，炕墙上供奉祖宗板子，是一块不到一米长的木板，上放神匣，里面装着祭神的神器神木，贴着标签。睡觉方式是一大家并头而卧，头临炕沿脚抵窗下，长者住炕头，晚辈睡炕梢。有炕桌，地上没有桌椅。他进里屋后，立刻两脚“咚咚咚”地跺地，头乱晃，嘴里嘶嘶哈哈地叫着，牙齿格答格答地响，身上碎雪抖落一地，在地上融化了。他弯下腰，双手插在炕头小褥子底下，瞅着躺在褥子上的男孩留成，憋声憋气地说道：

“天真冷，冻死人不偿命啊……手冻得像猫咬似的。”

他说着，瞬视挂在房檩子下的像一只小船似的摇车。它是用薄木板烤弯后用牛皮绳穿牢实系绑而成的。早年，满族在森林巢居，生孩子容易被野兽吃掉，便把孩子用树皮包裹吊挂树上，使野兽够不到，沿习下来成了现在的摇车。它涂着红漆，画着弓箭，寓意孩子长大后成为驰骋疆场，建立功勋的勇士。

“可不呗，‘煞势’！”